

周 生 烈 子 仲 蒙 子
傳 子 素 履 子
中 說



傳

子

傅
玄
撰

中
華
書
局

重輯傅子序

隋志雜家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舊新唐志同。晉書本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案百四十首。而百二十卷者。或原有缺篇。或數篇合卷。今莫能詳。宋初文集亡。而傅子尙有殘本。崇文總目。僅五卷二十三篇。陳詩庭言。今本十二篇。又佚十一篇。此後不復著錄。乾隆中始從永樂大典。寫出二十三篇。俱有篇名。并無篇名者六條。蓋卽宋時二十三篇之節錄本。又寫出文選注。御覽。諸子。瓊林。三十六條。合爲一卷。卽今世所行聚珍本也。嘉慶庚午歲。余以唐魏徵羣書治要所載。二十四篇。校補大典本。多出二千五百許字。益以藝文類聚之釋法。北堂書鈔之大本。得二十八篇。又從三國志裴松之注。寫出六千三百餘字。廣爲二卷。至乙亥歲。余校意林。知道藏本差善。然多闕越。以各書互證。知意林所載傅子。皆楊泉物理論也。所載徐幹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中論。其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五條。至第九十七條。皆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也。余旣作意林考正一卷。手寫數過。頗得傅子端緒。遂徧蒐各書。所引見得佚文數百條。重加排比。以治要大典等書整篇爲二卷。以各書所載。

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類附而閒廁之。爲補遺二卷。合爲四卷。或尙有遺漏。後之人隨見隨補可也。或問補遺與前二卷小有重複。竊恐未安。曰。補遺就意林欲見傳子原次目。合而編之。請俟來哲。又問傳子爲內外中篇。有四部六錄。云何區別。曰。內篇撰論經國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篇魏書底本。而以自敘傳終焉。四部六錄莫考。崇文總目作四篇無錄。蓋誤。丙子歲正月三日。烏程嚴可均謹序。

例言

傅子之書，自聚珍板印行後，各家紛紛訂補，相傳有光澤何氏治運、傅子後定本、有歙程氏瑤田、修辭餘鈔本、有金山錢氏熙祚、刻入指海三卷本、有歸安楊氏鳳苞輯本、有烏程嚴氏可均輯本、有海寧錢氏保塘輯本。惟錢本已刻，嚴本初僅傳鈔，繼而烏程蔣經以嚴氏所纂全上古至南北朝文編目錄校寫付梓，內亦載所輯傅子全目。今則粵東已將文編刻成，傅子亦仍附刻其中。至此外各本已久不傳，以現存之嚴錢兩本核之，嚴本體例既精，纂羅又復詳備，故是本悉依其式，其爲嚴本所漏採者，逐條捃次補入，均於當條注明，以清眉目。

嚴本以有篇題者，依羣書治要次序編列於前。錢本亦同。分爲二卷，餘則逐條類附，標曰補遺，亦分二卷。今於整篇者，仍照嚴式，其從各書所採之佚文，既多出十餘條，而各段各句之注文，又詳細添載，因而篇頁增多，故依崇文總目所稱，統編爲五卷，而改補遺爲闕題，亦不敢如錢本之妄分紀傳序論等目，致貽武斷之譏。

嚴本體例，有已見於整篇，又見於補遺者，或語無異同，或字有增減，雖依類各歸，然究涉煩複，茲於整篇既有之文，卽在當條下注明，或某書引同，或某書引多某字，或某書引少某句，一見之餘，不更重出，非妄

圖夫省便實效法於點煩。

嚴本似因編定後未及覆校故摺拾既繁不免偶有踳駁或亦有出於鈔胥筆誤之處其無關宏旨者悉爲隨手校改惟其間引御覽八百六十九管寧之遼東而歸也一條於又無火燼下忽接一門人忿然曰至當得鑽火具云云語氣並不接聯考之御覽亦無此三十二字初疑嚴氏據有別本及詳細勘閱始知門人云云乃御覽引笑林文蓋管寧條無火燼三字適在此紙之末其下尙有一葉嚴氏所見之本當係偶缺此紙採錄時未及檢視致誤以下葉笑林之文誤聯於此雖業據鮑刻御覽詳爲改正第嚴本現既傳刻尙仍沿譌故爲標識於此非敢矯後賢之短聊以釋後人之疑

嚴本之較錢本爲勝者非僅引据詳博卽所採之書亦皆佳槧舊鈔觀於錢本自注其所見北堂書鈔祇有明人陳禹謨刊本他可知已茲因讐校嚴本故亦不敢因陋就簡凡可以資攬撫者借人閱市均擇精善之本其書鈔係陽湖孫氏所藏明鈔本卽經嚴氏所手校故字句與陳刻本之刪節不完者大有異同并爲標明聊示摻訪之苦心不同稗販之無據錢氏因不見鈔本書鈔故於嚴氏所採之大本篇竟疑爲十七卷明引傳元大本有象天地以立制六字與類聚五十四引傳元釋法篇標題相同則傳子有大本篇嚴說自屬可信

嚴氏傳子序略有云余校意林以各書互證知意林甚羈越凡所載傳子皆物理論所載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中論其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傳子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第五條至第九十

七條。皆傅子。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等語。茲考聚珍本意林。載傅子。將物理論屢越其間者。僅五條。餘則唐子五條。秦子卞子各一條。載中論十六條。無所謂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錢氏云。嚴說本已更正。今官載物理論。凡八十三條。錢氏誤云八十條。而嚴氏所云第五條至九十七條。及九十八條至末之說。係錢氏云。九字或七字之誤。其中必有舛錯。未得嚴氏意林。考正本互勘。不敢懸斷。特附誌於此。以待博識者是正焉。

傅子

正心篇

晉傅元撰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況于人乎。況于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饑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情繫曲房之娛。臨朝宰事。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正乎。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則象矣。古之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夫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適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

長城之基以爲固。禍機發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挾邪心以虐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虐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大小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憔悴。猶未足以逞其欲。惟不推心以況人乎。故用是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也。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內。而後動靜不妄。動靜不妄。以率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威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仁論篇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尙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伯夷于首陽。省四皓于南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析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漸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善不亂義也。

子方惠及于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麕。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案此另是一條。與上不相屬。舊本惟此數語。疑上下尚有脫文。

義信篇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忒。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而不移。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婦相疑于室。大小溷然而懷姦謀。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歎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迴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者。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于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已之所疑。況天

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矣。此無信之禍也。

通志篇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惟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惟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後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遠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能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于天下無所私矣。紂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黜父而授其子，則于天下無所枉矣。石厚子也，石碯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謂公道。夫在天上，天下皆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無遠無近，死命可致也。惟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離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于是天下之志，盡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于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于利者，案此句與上文昧于利者句疑俱有舛誤變業而黨成，正人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所聞實寡矣。外倦于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士，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

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尙寬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篤于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無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存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歉然受之。所以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內。諛者順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于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舉賢篇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聽。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才。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傳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與骨肉。其于誅賞。豈二法哉。惟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于高祖。臣莫奇于韓信。高祖之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亡士。信之奇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矣。又將案法而誅。向不遇滕公而誅之。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頃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進。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納。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世知居

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皋陶難。得皋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人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專。致人之道也。博。任人之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正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皋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皋陶。伊尹。而又人人用耳目。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忠。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哉。

重爵祿篇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其德不授。祿非其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綬。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也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

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生而食于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于官而或營私則公法繩之于上而顯議發之于下矣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于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也明矣必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利而營私利也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渾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室家父母餓于前妻子餒于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于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于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于內交黨離于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主不詳察聞怨興于內而交離于外薄其名必將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聞之怨不憚遠近之譎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明于俗委死溝壑而終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之人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于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

有也。

禮樂篇

傳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益損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商君始殘禮樂。至于始皇。遂滅其制。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于刑讐。雖荷戟百萬。方石城造。案此句疑有舛誤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無盡忠効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分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不貨之寶。獨宿于野。其爲危毀。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乎。

貴教篇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

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成而禮行。因義立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也，以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于禮讓，則修禮讓。案原本無則修禮讓句，據下文知是脫誤，今增。利出于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于悠悠者乎？

檢商賈篇

夫商賈者，所以冲盈虛，而權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死，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勤儉，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教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常，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于上，百事動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